

“拒食鱼翅是浪费”的多重荒诞

社会热点

□ 子在渊

吃鱼翅,还是不吃鱼翅,在业界和环保组织之间引发很大的争论。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鲨鱼可持续利用会议”上,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的“拒食鱼翅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的观点,让人为之一惊。据悉,协会还将组织相关专家撰写白皮书,驳斥“鱼翅消费导致鲨鱼濒临灭绝”的主流观点。

“拒食鱼翅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吃鱼翅是不对的”,“鱼翅消费是中国节俭美德的体现”听到这些“雷人”话语,有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某个跳梁小丑来借机博取眼球效应的?没错,国人向来有节俭的美德,但如果说吃鱼翅体现了节俭,不吃反倒是可耻的浪费,那我们不得不怀疑:难道我们之前接受的节俭美德教育都是错误的?

不过,当你看到这话出自谁的口中,你或许就会释然了。说这话的是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的相关人员,他们完全站在行业利益立场上说话,于是再怎么荒唐的话都可

以随口说出。然而,细加分析,以“拒食鱼翅是浪费”的观点,来驳斥“鱼翅消费导致鲨鱼濒临灭绝”,不但站不住脚,而且还赤裸裸地暴露了行业协会的利益代言人角色。

水产协会的理由无非是:鲨鱼是由渔民意外捕获,被捕获的鲨鱼基本上都无法再存活,不利用它反而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中国并不是捕捞鲨鱼的主要国家,有些国家的捕捞量要大于中国,其他国家消费鲨鱼制品的行为没有受到指责,只有中国人消费鱼翅的行为引发了争议,这很不公平。

首先,即便中国不存在专门把鲨鱼作为主捕鱼的捕捞作业,但这和

“拒食鲨鱼”本身并无直接关联。而且只要有消费鱼翅的行为存在,就会有捕获鲨鱼的冲动,以被捕获的鲨鱼无法存活来论证“拒食是浪费”,其实是偷换概念、颠倒因果关系;其次,据美国《科学》杂志统计,现在有 110 种鲨鱼正处在濒临灭绝的边缘,如果不控制市场对鱼翅的需求,在未来 10 年内,某些鲨鱼种群将彻底消失,进而导致某些鲨鱼物种整体灭绝,因而水产协会驳斥“鱼翅消费导致鲨鱼濒临灭绝”这一出发点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再次,有调查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翅进口国,不反思为何大部分鱼翅都在中国市场消费,反倒为“不公平”鸣冤,令人费解。

更何况,7 月份,国务院有关人士表示,“有望在 3 年内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这事实上表示了国人对鱼翅消费的一种共识。何以水产协会却公然唱反调,为吃鱼翅而摇旗呐喊呢?

值得关注的是,水产协会的“鲨鱼可持续利用会议”居然还有政府官员出席。如果有政府官员也认为拒食鱼翅是浪费,岂不是与国务院对待鱼翅的精神相违背?

诚然,鲨鱼作为一种鱼类资源,在没有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可以适度食用。但无论如何,以“拒食鱼翅是浪费”的出格话语为行业利益代言,都是丑陋的表演。

画中有话

□ 文/小强 图/春鸣

因跑“摩的”被一执法人员处罚的重庆秀山县男子陈兵在通过招聘考试成为县规划局执法人员后,抓到对方违纪的把柄施以报复,因此还收下了一笔不菲的“勾兑费”。从此之后,他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收受违规建房者的钱财,日前,他被判刑 12 年。

和西方人的恩仇录相比,我国有一个独特的报恩报仇途径——科考,《玉堂春》里,与名妓苏三相爱的王景隆沦为乞丐

后受尽欺凌,但他不抛弃不放弃,发愤苦读,高中状元,成了八府巡按,三堂会审时,他不仅救了老情人的命,也惩罚了坏人与仇人。这个离奇的故事看得大家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也把科考的魅力藏在了心里。如今的招聘考试虽不用策论赋诗,却也有鱼跃龙门的遗意。陈兵受了气,不拍板砖拔刀子,而是悬梁锥股准备考试,结果他的报复最为有效——书中不仅有颜如玉,还藏有快意刀。

这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权力部门,对招聘考试的把关要严,对经考试录用后人员的监督管理也要严。

“摩的”复仇记



警方发布乞讨排行榜不可取

□ 刘志权

最近,上海一派出所发起了微信举报地铁行动,并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乞讨排行榜”,引发了网络上的口水仗。

网络向来是争议之所,因为这里聚焦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同的观念之争,往往容易引起判断的迷失。对此,我们应该注意避免意气之争,思考冲突背后的不同价值判断,从而理性决定自己的立场。

以这一事件为例。冷静分析,上海警方的尝试有可取之处。他们用细致透明的、连贯的微博发布,展示

了治理地铁乞讨的日常工作。这让他们对地铁行乞现状的说明很有说服力,包括大多数行乞者的收入、常见手法、日常生活乃至呼朋引伴的新动向等等。不可否认,乞丐群体真假混杂、动机多样,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会影响市容。正因如此,警方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和理解。

但是,乞丐的存在,是古往今来的社会现实,中西皆然。无论社会如何富足,保障体系如何发达,都难以覆盖到每一个民众,在中国目前国情之下尤其如此。不要为乞丐者日进几百元的收入所述惑,更不要被媒体把偶尔讨得一百美元渲染成

“每秒赚一百美元”所述惑。我们应该反向设想一下,如果不允许乞讨,一个残疾加文盲的年轻人,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一个可能来自特困地区的五口之家,生活将何以维系?还有,如果在小城市中风餐露宿、每天只能挣一二十元的乞讨者可以不被驱逐,那么,上海地铁乞讨也不应被驱逐——难道我们驱逐的理由只是眼红他们的收入吗?

因此,争论中我们应该反思更高的原则,那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文明发展至今,相信大多数人已有共识,城市的文明程度不在于有没有乞丐,倒在于我们如何对待

乞丐。人性是复杂的,我们不应着眼于动机,而需要着眼于行动。只要乞讨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我们需要的,更应该是一点善心,一点宽容,甚至一些宗教情怀:行善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善自己的道德,是让自己获得快乐,他人与我何有哉?

事实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是合理的,它只对强迫、胁迫、诱骗、利用他人等乞讨行为作出了处理规定。上海警方用心良苦,但越“法”执法,尤其贸然“示众”的做法并不可取。任何超越法律法规的捷径,最后都可能会留下侵害个人权利的后果。

围起了“石凳”,困住了文明

□ 张楠之

8 月 16 日,有市民反映南昌火车站广场上的绿化带“石凳”被铁栏杆围了起来,旅客无法等车时坐下休息。对此,南昌市火车站广场管理处表示,市民所指“石凳”是绿化树木的树坛,一些旅客把树坛当成凳子来休息,严重影响南昌火车站作为省会城市窗口的形象。火车站通常被看做是一座城市的窗口,窗口里的种种现象必然会影响到外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因此,在这个窗口里多展示文明、少展示不文明,便成了窗口展示的应有之义。可是问题在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不文明,不同的人可能

有不同的理解。就南昌火车站“石凳”问题中有关部门的表现来看,他们眼里的文明与不文明,与民众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

诚然,在公共场合躺着睡觉,并且是一个人占用几个人的空间,确实不是文明的表现。但是,石头的东西又冷又硬,躺在石凳上睡觉也绝对不是件舒服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是疲惫已极,恐怕很少有人会选择在“石凳”上躺下休息。而且,这样的行为毕竟属于少数,绝大多数人只是把“石凳”当作坐下来休息的凳,而不是躺下来睡觉的床。所以,仅仅因为个别人的不文明行为就让所有的人都无凳可坐,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霸道了些?

如果真怕旅客躺在“石凳”上影响南昌的城市形象,那就应该提供更多的休息设施。而如果因为条件所限,无法提供足够的休息设施,那就必须容忍旅客或坐或卧在“石凳”上。因为,退一步讲,为了体现一座城市窗口的人性化,充分展现一座城市开放、包容的心态,即使牺牲一些所谓“文明”,容忍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存在,也是应该的。更何况,这些行为可以通过管理人员的劝导来尽可能地消除。

管理部门宁愿一刀切式地用栏杆把所有的旅客都排除在“石凳”之外,也不愿多花一点精力加强劝导和管理。这是典型的懒政思

维的表现。

如果说旅客躺在“石凳”上休息不文明,那么,把“石凳”封闭起来,让旅客只能坐在地上休息,有关部门的这一举动就是文明的表现吗?在笔者看来,这恰恰反映了有关部门从观念到行为的全方位的不文明,是在以文明的名义,扼杀展示自己文明的机会。可是他们竟然把自己的这一举措称为“文明”,这是对“文明”二字的亵渎。

一座人性化管理的火车站,一座让所有的旅客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的火车站,才是一座文明的火车站。也只有这样的火车站,向外人展示的才是真文明。

言者有意

举报人遭暴打不能不了了之

□ 马涤明

武陟县龙源镇小徐岗村一村民,向县领导反映 50 亩树木被人给锯了,结果投诉当天即遭人暴打,经鉴定构成轻伤。

肯定是接听举报电话的工作人员或听到汇报的县领导,向违法者出卖了举报人。不用说,出卖举报人的官员同违法毁林的人,不是一伙的,就是保护伞。政府部门公开的领导手机号码,名曰联系群众,方便群众反映问题,却成了一个“陷阱”,反过来陷害群众,这不是明晃晃的欺骗吗?

“出卖举报人”,这是一个由来已久,而又一直被官方暧昧对待的问题——出卖或泄漏举报人信息,鲜有被追究责任的情况。比如安徽阜阳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安,残酷报复举报人李国福,并致其死于狱中,就因李国福举报张治安的举报材料,反落入张治安之手。然而,李国福被迫害而死,张治安也已锒铛入狱,出卖举报人的人该当何罪,尽管舆论不断追问,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 70% 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改革开放以来评出的 10 个反腐名人,其中 9 人都遭到打击报复。

面对举报腐败风险高,举报人屡遭报复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首先应制定《举报法》或者《举报人权益保护法》,有效保护举报人。然而目前的情况是,相关方面对立法问题反应冷淡,而现有的关于保护举报人,惩治处理违反保密规定,泄漏举报人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纪律文件,似乎也被束之高阁——鲜见处理案例。

出卖举报人现象不少,是否说明,举报行为很不受待见?是不是如果放任了举报“泛滥”,会影响到体制内部的稳定?否则又该如何解释,出卖举报人却多无风险这种奇怪现象呢?

武陟县农民举报违法毁林被出卖,随后遭人暴打,再后来是警方也不管,什么说法都不给,而且警方还严词拒绝媒体监督。村民说,以后谁还敢给领导反映问题?而我以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以后老百姓还能相信什么?